

革命历史叙事的新气象

■ 郝 莉

匹“远去的白马”，是爱情的意象也是革命理想的图腾，更是她本人超凡脱俗人格精神的写照。“大姐”这个人物形象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人物长廊贡献了一个颇具哲学内涵和省察深度的“新人”形象。

朱秀海的中篇小说《一枝玫瑰》，从故事形态上看可以算作传统“革命加爱情”模式的一种延续。不同的是，小说在描写采芹和老胡（老丁）这对革命时期的恋人时，更强调他们如何被革命改变了命运走向，如何在短暂的交集之后最终渐行渐远，意在凸显革命者的自我牺牲、自我克制的精神品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主角人公采芹，因为她思想的不够“纯粹”，因为她的“爱情至上”意识，这样的形象在以往的红色文学中往往是被忽略和遮蔽的，但作者却围绕这个人物巧做文章，突出表现了她对革命爱人的忠贞不渝，并以她深藏内心的那枝玫瑰给这个略显残酷的故事增添了一丝浪漫和温情的光芒。

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小说《桃花蝴蝶》也是一篇从女性角度书写革命的短篇小说作品。作者以小说中“我”的身份，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深情追忆了两位牺牲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女性——大姑奶奶和小姑奶奶，表达了对两位将生命定格在青春年华的前辈的无限怀念。“一片花瓣闪闪飘下，一只蝴蝶飞在祖母和桃花之间”，小说在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女性生命的凋萎时，没有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没有哭天喊地的悲泣，而是以空灵的诗性、浪漫的象征来营造感伤的氛圍，为革命战争叙事注入了诗性的气质。

陶纯的中篇小说《七姑八姨》“从历史深处要故事”，塑造出庞壮英、苏三妹、罗秀娥、何四姑这样4位“红旗下的红颜”。她们不但以女兵的身份，同时以妻子、母亲和女儿的身份介入战争，用柔弱的身躯承受了战争的代价。作者在塑造她们时尊重历史的本来样貌，没有进行矫饰和美化，并且毫不回避战争与女性生命的冲撞与撕裂。正是这种刻骨铭心的真实，使得小说中每个人都感人至深，每段故事都催人泪下，这是这部作品能够触动读者柔软内心的力量所在。

徐贵祥的中篇小说《走出草地》借用了笔记小说中奇人奇事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出身富贵家庭、满脑子西方艺术的高一凡，主动加入红军宣传队，顽强地走过草地的传奇故事。一个无论从阶级出身、文化背景、审美趣味还是思想观点上看都与红军部队基层官兵迥异的人物，

“有我”，从“不能自立”到“自立”的故事。居延最终寻找找到自己的过程蕴含着思辨光芒，将读者带入更深层次的人生思考。在《青城》这个短篇里，老鹰的意象多次出现。让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我”与青城一起去看老鹰，青城兴奋地喊哑了嗓子。“飞翔的老鹰”这一极具冲击力的动态意象，表征着青城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对梦想的追求。

徐则臣对《青城》这个短篇倾注了大量心血，断断续续写了十年，而将小说的书名定为《青城》，亦足见作者对“青城”这个人物的情有独钟。作家希冀着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书中读到属于自己的“青城”，找到自己的奋斗足迹和青春梦想。

徐则臣：十几年前写过两个中篇，《西夏》和《居延》，西夏和居延都是小说中女主角的名字。这两个名字有来头，一是历史上的西夏王朝，一是汉唐以来西北地区的军事重镇。实在是喜欢这两个词。人名有暗示，西夏和居延两位女士在小说中最终展开的经历和命运，想必跟她们的名字也有关系。写作者常有莫名的执念。写完《西夏》和《居延》，总觉得还得再有一篇小说和一个人，这个人叫青城，她来了，三姐妹才算齐了。西夏、居延、青城，这三个词放在一起是多么合适，三姐妹相聚在一起是多么美好。但是这个叫青城的姑娘，这篇叫《青城》的小说，迟迟不来，一晃十年过去。十年里从未忘记过“青城”，十年来也从未放弃过《青城》。

现在，《青城》来了。我去过杜甫草堂，也了解过成都的地形、历史和杜甫当年在浣花溪边置茅屋过生活的传奇。穿行在公园曲折的小路上，我又想起在峨眉山上头脑中冒出的那个名字。青城，心里揪扯地疼了一下，突然觉得这个人呼之欲出了，她必定美好得让人心碎。就她了，回来开始写《青城》。

我喜欢鹰，喜欢看它们的翅膀舒展若垂天之云。我也一直向往到高山之巅去给那些飞翔的鹰拍照。我喜欢成都，但写到成都的方言时心里没底，小说写完，发给成都的朋友看。朋友说，《西夏》《居延》《青城》如果都是中篇，故事丰足之外，另有形式均衡之美。我深以为然。但小说有了自己的意志后，只能行其所行，止当所止。于是自我安慰：自然而不工斧凿亦是另一种美。

成为介入故事的一种不和谐元素。小说恰恰是在角色的巨大错位和反差之中，对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革命历史进行了反向观照。这个人物不仅“盘活”了故事，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也使得小说达到了笑中带泪的美学效果。

西元的中篇小说《生》反映的是抗美援朝时期的战场生活，采取了“侧面迂回”的叙事策略。小说以16岁的士兵二斗仔子的视角，展现了战斗过程中我军阵地的真实情况，从侧面描绘志愿军战士们的战斗事迹，彰显他们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的精神和意志。作者并不刻意追求小说的故事性、传奇性，而是力求逼真地还原真实的战场面貌、战斗过程。那些极具震撼力的细节，充满了代入感和现场感，足以令读者真切地触摸到战争的质感，感受到战争的惨烈。作者经由对那个由焦土、炮弹和死亡组成的世界的建构，叩问了战争的意义，也追索了生命的启示，发出了具有哲学色彩的感怀与喟叹。

西元的中篇小说《南下》与《生》有一定的呼应关系，可以看作是《生》的前篇。小说再现了解放军南下追击国民党军残余部队的历史过程，用饱满而生动的描写告诉读者，战斗的每一步都交织着鲜血与汗水、铭刻着艰辛与牺牲。与《生》的少年视角不同，《南下》采取的是弱女子加少年的双主角模式。冤云姐弟二人对部队南下有着极其特殊和深刻的体验。小说围绕他们的个体生命经验展开，为战争叙事注入了新鲜元素。

王跃斌的短篇小说《箭头松》讲述的则是东北抗日战场上的一个突围故事。在艰苦卓绝的抗联斗争历史中，这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然而作者正是通过对人物经历的精细描写，达成了对战争局部的一种显微镜式的有力呈现。小说将3个人物放置在一个封闭的极端环境中，让他们接受寒冷、饥饿和野兽野战的考验，让他们相互扶持、彼此付出，从而彰显了纯真的战友情和崇高的人性美。

刘建东的短篇小说《无法完成的画像》是一种隐形的革命叙事。小说并没有直接反映地下工作的残酷激烈，而是以画师杨宝丰为出走13年的女子画像的故事为载体，揭开了革命者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凸显他们坚强、克制、隐忍的性格与情感，伏笔和悬念的加入使整个小说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李骏的小说更着力于书写宏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他的短篇小说《寻找

党证》将读者的视线拉回到遥远的土地革命时期，小说中因为失落党证而丧失党员身份的六大爷，是一个极特殊的人物形象。在他的身上，坚定的信仰、日常的窘境、现实的困惑相互交织，他的个人命运令人唏嘘也值得致敬，这个“小人物”的经历折射出宏大历史的复杂脉络。同样是书写大历史背景下个体生命的命运遭际，傅汝新的长篇小说《一塘莲》展现出既宏大又精微的历史面相和生活质地。小说以解放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辽南镇海寺的日常生活和卢氏三姐妹的命运沉浮，既有对战争进程及“准前线”的正面书写，也有对战场“后方”、“生产”和“生活”相关联的农村、乡镇、城市场景的交叉叙述，还有对日常经验与情感纠葛的生动刻画；通过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挖掘与对地方生活质地的细腻表达显露出诗性的审美风格。小说对历史的观照并非从后人总结的发展规律入手，而是采用了卢氏三姐妹的视角，以沉浸式的叙事带领读者体验20世纪后半叶中国地方社会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在作者看来，革命历史题材也好，战争叙事也罢，作为一种高度历史化的概念，其内蕴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可能性。

历史认同是通过历史事件在一代代人的传播中不断形成的。红色革命历史需要被一代代人铭记、认同，当然需要作家们反复重述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唤醒、刷新、激活民族的历史认知，这也正是红色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而如何个性化地讲述或重述历史事件，让读者的感知始终保持新鲜，则是作家们需要创新和创造之所在。

革命历史本身的宏大、宽阔、壮美使其具有无穷的魅力，吸引着当下的作家进行反复的书写。作家们正试图挖掘出更多的题材资源，在新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用富于时代感的讲述方式，讲好崭新的红色故事。时间上的距离感赋予了作家们驰骋想象的空间，革命历史叙事也展现出了新的时代气象。文学叙事的视角、形式、风格和技巧在作家们的勇敢尝试中不断出新，有力突破了过往优秀作品形成的种种模式，也打破了经典作品制约后发创作的“影响的焦虑”。然而有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创作主体始终坚守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立场与情怀。在这种“红”的本色基调之上，我们有理由期待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带给读者更多的惊喜和更大的感动。

逼近生命的真实

■ 曾 剑

灵感慢慢地就来了。在书中，我描写沉默而坚韧的李大林、聪明爱说风凉话的王正君、有情有义的周善仁、自卑胆小却不失真诚的赵多等。三年战友成兄弟。在火热的军校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训练，一起分享秘密，一起接受考验，其中有奋斗和追求，也充满困惑和烦恼。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他们意气风发地步入军校，更加义无反顾地奔赴边防军营……小说的主人公李大林，像是另一个“许三多”，他的执着和坚韧震撼了我，我期待着也能感动读者。

我在基层部队有一些热情的读者，我常收到他们的微信、短信，索要签名书，或谈他们读我作品的感受。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极大的鼓励。这也是我的创作一直贴近现实、贴近基层，倾情描摹基层官兵的动力。基层官兵的辛苦、奉献甚至牺牲，值得文学给予关注和书写。我能做的，就是用心朴实、真诚的文字，书写他们，服务他们。我习惯把自己的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因为切身经历，更真实。真实，才能打动人。《山河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就是这样一部有人物原型的长篇小说。李大林是真实的，他是优秀的军人，转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官，背后的真实人物原型就是李树茂。在这部作品中，我几乎调动起全部的军旅经验和叙事技巧，就是力图让小说的真实感超越现实情感，进而抵达文学本质的真实。我迷恋这种真实，因为生命力量的贯注，它有了更加恒久的意义。

早在五六年前，我就想写那段刻骨铭心的军校时光，但不知为什么，我迟迟动不了笔。那次梦见李树茂后，我满脑子都是当兵时的记忆。我放下手中其他的工作，开始写他。我写他，也写自己，写我们这代人的军校生活。写着写着，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一个人参军从表面上看是离开故乡，其实是去远方追寻梦想。前方是梦想，身后是故乡，人处在时空的中央。过往、理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世界变得又小又小，又单纯又复杂。大的是梦想看不到边际，触手不可及；小的是情感的栖息地就是故乡陌上的花、村口的树、家门口父母盼儿的眼光。这些感觉，几乎贯穿了我军旅生涯的全过程。白天，当置身于由钢铁组成的方阵中时，我无比坚强，能感到自己正在化成铁水，和钢铁方阵融在一起，汇成摧枯拉朽的铁流。有时，当夜变得深沉，营房里鼾声四起时，我久久难眠，那时想得最多的是故乡。

从军路上，我学会了用文字表达。在我二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贯穿着两个主题，一个是军旅，一个是故乡。无论是散文、报告文学还是小说，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参军后，我是在林海雪原的一个县城服役，然后是在牡丹江，然后是沈阳，最后来到北京。服役的驻地也在变，我始终觉得部队才是自己的家，而我只是城市的寄居者。无论是以军人身份面对国土，还是作为游子思念故乡，我都是脚下这片土地的守护者之一。

在改革强军的大背景下，我所在的部队告别了军队的行列，我也不得不结束自己的军旅生涯。转身离开的那段时光，心中有万般不舍，故乡也成为我心中最安稳的寄托。我静下心来，开始了回望之旅，故乡像是一幅岁月渲染的画卷在我的眼前漫展开来。真正开始记录和书写故乡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从童年开始，我的初心一直未曾改变：那就是追寻崇高而温暖的梦想。

我的故乡是一个叫沙卜台的小山村。这里的人们告诉了我什么是善良、上进、团结、正直。当这个山村给予我的这些良好品质支撑着我在从军路上越走越远时，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背后矗立着的故乡。于是，我开始与这个村庄和曾经的乡亲们对话。就像是一个外出的孩子回到了家乡，向乡亲们汇报我从军的成长、收获、悲喜，当然，也包括我的价值。

我的父辈中参战者众多，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有的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有的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有的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修了6年铁路，还有的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而我们这一辈人，唯一参军的。当我穿上军装的那一天，坦率地说，我是明白牺牲的意义的。我在部队拿到转业命令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甚至有些怅然若失地对儿子说：“爸爸没有成为英雄，安全地回家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和儿子聊起关于牺牲的话题，让他明白，即便爸爸真的在战场上牺牲了也是职责所系，因为保家卫国是军



云山深处（中国画）

李曦明作

追寻崇高而温暖的梦想

■ 胥得意

人的天职。当我不再军装在身，可以享受生活的平静与安宁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有些老了，然而心中那份追逐英雄梦想的热情依然在涌动，歌颂军人和军旅生活的热情依然如火。

写部长篇纪实文学《沙卜台：无锁的村庄》（作家出版社2021年10月），与其说是对故乡的回忆，不如说是对军旅生涯的总结更为恰切。当我下定决心要讲述故乡时，那种感觉就像在部队跑五公里，兴奋、忐忑、跃跃欲试。我只想讲述我眼中的、经历过的、认知里的这样一个村庄。这也秉承了我以往创作军旅题材作品的风格和态度，贴近生活，力求真实。

很多个夜晚，我会让泪水流得舒舒畅畅，那时心底一片清澈。当我写完最后一个章节后，觉得人整个瘫软下来了，好像把灵魂都输入到这些文字里。我心里装着的故事，就像沙卜台的野草一样，一直在疯长着。我没有落下故乡的一户一人，因为他们和我共同组成了活着的沙卜台。

书稿在《民族文学》全文发表后，很多读者来信来电和我交流。我发现一个藏在心底的秘密被读者破解了出来。无论我曾经多么坚强地走过军旅人生，强大的外表下一直有温暖故乡的支撑。那是情感的寄托地，是灵魂的栖息地。只要有故乡，我们就是孩子；只要有故乡，我们就有努力的方向。我从穿上军装的那天起，就寄托了成为英雄的梦想，能够让家乡的人们因我而感到些许荣耀，或许也是我的初心所在。脱下军装之际，我用一部作品向故乡致以深情的汇报与问候，接着我将重新上路，继续追寻那份崇高而温暖的梦想。故乡从未走远，梦想不曾中断。

清新的女性形象

——关于小说集《青城》的笔谈

笔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笔谈

刘玉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徐则臣的小说创作宽阔复杂，态势蓬勃，题材广泛，人物丰富，技巧纯熟，每一篇都有它的耐读之处。徐则臣有这3篇小说，从创作时间上看前后跨度十几年，有很强的关联性。它们就是徐则臣最新的小小说集《青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10月）里收入的中篇小说《西夏》《居延》、短篇小说《青城》。这本小说集无论形式还是故事，都显得格外清新而别致。

徐则臣十分擅长在中短篇小说中造一个谜或解一个谜。这个“谜”仿佛是他设置在文字丛林中的“机关”，一触即发，直抵人心。这次也不例外。三个作品虽然都是讲述情感故事，但作家在小说中设置的“机关”以及最后引爆的“炸点”不同，作品也因此能够引人入胜。

《西夏》直到结尾处都没有交待女主角人西夏来自何方，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故事环环相扣，文字行云流水。字里行间刻录下世道人心，一个清新可爱的女性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居延》讲述了一个年轻女性从“无我”到